



中國人民大學

學報

工作论文系列

Working Paper Series

# 吴玉章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耿化敏 刘高元

JRUCWP2024014

2024. 02. 27

- \* 本刊编辑部将那些已通过审稿程序而处于“拟录用”状态的稿件制作成线上展示的工作论文，旨在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而促进学术进步。编辑部还将继续与作者共同努力，修改完善论文，并在其达到刊发标准之后择期正式刊发。当然，若工作论文被发现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则仍有可能被退稿。

# 吴玉章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耿化敏 刘高元

**[摘要]** 作为 20 世纪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代表，吴玉章不仅见证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坛的崛起和主流化，更为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作出先行性的探索：阐发以历史观为核心的史学理论，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提供思想因子和理论指导；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参与中国社会问题论战，搭建中国革命史研究框架，拓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倡议新历史观，探讨历史教育的性质与功能、形式与方法，指导历史学科建设，培养史学专门人才，推动历史教育事业革故鼎新。吴玉章的生平著述和学术思想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提供丰富的思想遗产。

**[关键词]** 吴玉章；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史学

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提出一项重大学术命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sup>①</sup> 历史学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撑力量。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逐渐在中国历史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和特色。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关键是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吴玉章位居 20 世纪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前列，不仅见证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崛起和主流化，更从史学理论阐发、史学研究领域拓展、历史教育等诸方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构建作出先行性的探索，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提供丰富的思想遗产。

关于吴玉章的史家地位和史学成就，无论中共党内，还是史学界，已有公论。如中共中央称其“我党可贵的历史专家”<sup>②</sup>，彭明称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也是应有一席之地”<sup>③</sup>，王学典亦将其划入“唯物史观派”史家之前列<sup>④</sup>。从既有研究状况看，对郭沫若、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家

① 作者：耿化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副院长、教授，genghuamin@163.com；刘高元，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硕士研究生，lgy2023@ruc.edu.cn。\*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重大项目“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建构研究”（批准号：23XNL009）的成果。《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载《人民日报》，2022-04-26。

② 《中共中央祝贺吴玉章同志六十大寿》，载《新中华报》，1940-01-17。

③ 彭明：《彭明文存》，8 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④ 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127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的关注较为深入且系统，而对吴玉章史学思想研究仍宏阔有余而深耕不足，尚有不少讨论空间。<sup>①</sup> 本文采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视角，利用包括新出版的《吴玉章全集》在内的文献资料，凭据吴玉章的史学活动与著述文章，系统考察吴玉章在史学理论、史学研究领域、史学教育等方面的思想与创见，以期为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脉动和建构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镜鉴。

### 一、吴玉章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阐发

以历史观为核心的史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的根魂，对知识体系建构发挥理论遵循作用。五四运动前后，吴玉章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逐渐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苏联学习和工作期间，他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论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掌握。此后，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一系列有关历史本体和史学研究的认识，推动唯物史观中国化，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提供理论指导。

“何为历史”是史学家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吴玉章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这一本源性的问题。首先，摒弃中国传统史学的天命论、循环论和复古论，认为历史是“人类社会自己发展的过程”，强调历史的联系性、运动性和发展性，推动历史运动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少数“先贤”，而是“伴着生产工具的变化与发展”的生产力发展。<sup>②</sup> 其次，坚持群众史观，批判“心理可以创造一切，英雄可以创造时势”的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强调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主要是劳动生产者自己发展的历史，而不是什么帝王将相豪杰英雄活动的历史。”<sup>③</sup> 再者，以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视角，指出原始社会外的一切历史“都是劳动者被奴役和争取解放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而道出历史的本质所在。<sup>④</sup> 由此，这种以联系、运动和发展为特征，以生产力发展为动力，以劳动人民为主体，以阶级斗争为本质的历史本体论，构成吴玉章史学思想的基础。

由这一历史本体论所决定，吴玉章回答了历史学的指导理论、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目的、现实功用等基本理论问题。首先，历史研究要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要想拥有清晰的头脑去分析历史问题，就必须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而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历史“唯一正确的方法”。<sup>⑤</sup> 他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秉持的“宇宙是不可测度的，一切归之于天命人心”“圣人奉天承运，代天立极而为天子”“天下治乱系于执政者之一心”等唯心主义观点，强调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用历

<sup>①</sup> 既有研究在史料上多依托《吴玉章文集》等资料，在研究视角上聚焦吴玉章史学思想的内容、特点、成就和地位的宏观概述，而从吴玉章与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建构角度的系统探究尚不多见。相关研究成果参见张剑平：《略论吴玉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载《社会科学研究》，1997（4）；刘海军：《吴玉章史学思想的特色》，载《文史杂志》，1999（2）；吴达德：《论吴玉章的历史观与史学思想》，载《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徐学初、郭生春：《论民主革命时期吴玉章的历史观》，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4）；车桂林：《吴玉章论史学方法略述》，载《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23）；陈廷湘、焦明江：《论吴玉章的史学思想》，载《历史教学》，2018（7）；车桂林：《吴玉章历史研究的特点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上的地位》，载《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2）；于沛生：《吴玉章史学思想研究——以历史教科书为中心》，载《新乡学院学报》，2022（101）。

<sup>②</sup>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63页、10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sup>③</sup>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7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26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sup>④</sup>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6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sup>⑤</sup>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6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史发展规律解释历史现象,导致研究缺乏思想性,熟悉再多材料也只会“见树木而不见森林”。<sup>①</sup>其次,阶级斗争的历史本质决定历史研究对象是阶级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观察历史“不应该掩饰阶级社会的矛盾,而应该揭发与暴露这些矛盾,不应该湮没阶级斗争,而应该把它贯彻到底”,历史学的性质就是一门“研究怎样消灭阶级以达到无阶级的社会的科学”<sup>②</sup>。在他看来,历史研究的目的不仅是追求真相拨开历史迷雾,更应该揭示真理、发现规律、指明未来,即“做到史实可信,并没有结束研究,历史科学要求从大量可靠的事实材料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来。”<sup>③</sup>他反对“历史只是许多偶然事件的堆积”的观点,指出偶然性背后往往蕴藏着必然的规律,而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事变中的真实联系,说明一般的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应该只是知道历史的人,还应该做说明历史的人。<sup>④</sup>以此为基,他尤其注重发挥马克思主义史学阐释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的现实作用,强调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价值取向,将历史研究看作有力的斗争工具。例如,他强调历史研究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发挥唤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爱国心的现实作用,主张通过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唤起全民族爱国精神和团结意识,结成统一战线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历史研究要注重现实关怀,反对“贵古贱今”和“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以前的东西”的观点,主张开展对中国近现代史和革命史的研究,以达到总结革命经验、激发爱国和建设热情的目的。<sup>⑤</sup>

为发挥历史研究的功用,吴玉章坚持哲学思维和科学理论,在方法论纬度上为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指明路径。他认为,历史研究“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事实确实,立论公平”是研究历史的底线,指出“一切正确的理论都是从可靠的事实中引出来的。如果史实错误,不管议论多么宏伟,也是站不住脚的。历史要求事实完全可靠,不允许有任何的虚构和夸张”。<sup>⑥</sup>他赞赏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又指出其阶级和时代局限性,主张既要广泛、充分占有史料,又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理论对历史材料进行考查和分析。以中国历史的史料为例,他具体分析道:史前时期的神话传说,材料多是后人伪造、假托,不尽可靠,史家要利用出土文物印证和辨别真伪,同时以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作为尺度,以摩尔根的时代分类表为标准,用科学理论作为剖析史前社会历史的工具和武器;“自有成文史以来”的记载,很多史料不科学且有神秘性,也不一定可靠,“必须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方法为善去恶所有的材料”。<sup>⑦</sup>这就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大重要原则: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写出真正的信史,既需要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又要占有大量历史材料并进行严格审查。

吴玉章将考察经济因素作为分析历史的进路。从经济基础的变动说明社会历史的变革,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特点。恰如李大钊所言,“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sup>⑧</sup>依循同一史观,吴玉章认为“每一时代必定要先从他的经济发展情形说起,然后及于他的文物制度等上层建筑物。”<sup>⑨</sup>他直指中国旧史多记载帝王将相、朝代兴亡,而很少记载社会

①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8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5卷,25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②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63页、7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③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5卷,25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④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5卷,255页-25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⑤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1卷,47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260页-26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⑥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5卷,254页-25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⑦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6卷,17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5卷,25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⑧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520页,人民出版社,2013。

⑨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6卷,17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经济的缺陷，批判那些认为人类历史只是记载精神活动的唯心论观点“根本就不能了解人类社会真正的历史”。<sup>①</sup>例如，他主张以社会的经济制度，而不是上层建筑和社会心理来说明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特点，反对将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看作中国家族制度强固的原因，认为正是“由于有了产生中国家族制度的经济基础，才发生这种学说”，外族常被汉族同化并不是由于强固的家族制度，“而在于社会的经济制度比较地占着优势”。<sup>②</sup>

吴玉章将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作为观察历史的原则。关于普遍性，针对国际学界一度流行的“中国的社会是不可解之谜”的观点，他强调“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法则是一元的”，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不能在这个共同法则之外”。<sup>③</sup>具体到中国的家族、私有财产与国家起源，他认为中国和恩格斯所描写的情形一样，要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摩尔根研究的结论作为剖析中国史前社会的工具。<sup>④</sup>以历史规律的共性为前提，他主张结合具体实际，把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性。就中国古代史而言，他主张既要反对“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另外一种历史发展的道路”的观点，更要承认中国古代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迟滞、家族制度严密、专制制度稳固等方面的特殊性。<sup>⑤</sup>此外，他还尤其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珍视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生成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例如，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背景下，针对“民族侵略主义”对中国历史的曲解和民族虚无主义的宣传，吴玉章主张在重视国际主义精神的同时，更要看到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保持中华民族的自主性和自信心。<sup>⑥</sup>这种强调历史发展规律共性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说明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的适用性和解释力，这是当时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共有的理论自觉。在党内和左翼文化阵营一度出现教条主义倾向的语境下，吴玉章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认识，体现把握历史规律的高度自觉，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精神实质。

吴玉章主张将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联系性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尺度。在他看来，历史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的纵向演进与横向普遍联系的过程。一切历史问题的因果源流都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找，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要以历史的连续性和联系性为标准。他主张有二：一是历史编撰以编年纪事为主，“应在年代的联系性中，叙述最重要的事变和事实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把社会经济形态抽象的定义简单地教给学生，拿抽象的社会学的公式代替有年代联系的具体叙述的历史”<sup>⑦</sup>；二是以联系、发展的眼光将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长远的历史进程中观察，反对抛弃一切旧事物的做法，认为“凡是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的重大历史事件，不论事情的成败利钝，也不论参加这一事变的人后日的是非功罪，只要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进步作用，只要是对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我们就要纪念它。”<sup>⑧</sup>谈到历史人物的评价，他主张“对他们要给予历史的、正确的、公平的论断”，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要求古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评论得失。<sup>⑨</sup>

吴玉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历史本体和历史研究理论、方法的相关论述，构成其史学理论的

①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9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②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1卷，305页-30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③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1卷，38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④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1卷，3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⑤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6卷，175页-17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⑥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1卷，47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⑦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1卷，38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⑧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1卷，47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4卷，38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⑨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5卷，25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核心内容，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思想因子和理论支持。

## 二、吴玉章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吴玉章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投身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古史分期、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论战，开拓中国革命史特别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发表一些颇具影响的观点和著述，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领域。

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关系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走向何处去，也是吴玉章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开端。这场由中国革命引发的学术争论，围绕中国社会性质为何的问题，不同政治阵营和学术派别背后的共同指向是中国封建社会问题：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否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语境下的封建社会？当时论战各方的观点主要为两类，即承认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封建性质的“封建”或“半封建”社会论和持否定观点的“特殊”或“过渡”社会论。<sup>①</sup> 1928 年，吴玉章、林伯渠合著《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批判苏联波格丹诺夫、狄拉克，中国陶希圣、梅思平等人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即批评“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没有封建主义的胡说”<sup>②</sup>。首先，援引马克思《资本论》的概念，将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和政治本质概括为“财产资本的土地私有经济”“家族的封建社会”和“财产资本的地主阶级政治”，从而建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概念和理论分析框架，指出“财产资本的土地私有经济”是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sup>③</sup> 其次，指明秦朝建立的土地私有制度形成“地主以土地为财产资本，以佃农的形式来剥削农民，阻碍商业经济向前发展而保持半封建”的经济形态，进而回答“中国从秦代推翻了封建诸侯制度，二千多年，商业资本和手工业已十分发达，为什么不发展到近代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的特殊现象。<sup>④</sup> 此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具有“开山作用”，“同样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诞生”。<sup>⑤</sup> 1930 年—1936 年，他撰写《中国历史教程》《中国历史大纲》时，进一步针锋相对地批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认为它“完全是反革命的理论”，坚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sup>⑥</sup> 上述论断表明吴玉章站在“封建社会”论的阵营，批评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并在围绕西周社会性质展开的讨论中成为“西周封建论”的代表之一。<sup>⑦</sup>

围绕中国古史问题展开的史学论战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平静的书斋式学问，而是中国革命意识形态斗争的一块阵地。正因如此，伴随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开始，吴玉章将研究目光从中国古代史转移到中国近现代史，把中国革命史纳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体系。

吴玉章从阶段分期入手，著书立说，着力构建中国革命史研究框架。1936 年，他撰写的《中国历史大纲》在中国通史的视阈下，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以五四运动为界，将近代中国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期。<sup>⑧</sup> 在《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中，他进一步以鸦

①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81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②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 1 卷，299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③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 1 卷，299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④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 1 卷，269 页、274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⑤ 张剑平：《略论吴玉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载《社会科学研究》，1997（04）。

⑥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 1 卷，338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⑦ 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载《中国文化》，1940（3）。

⑧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 1 卷，407 页—408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片战争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起止点，以1894年甲午战争为界，将中国革命史划分为“两大时代”：1840年—1894年为“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时代”，1894年—1949年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争得解放的时代”。在后一时代中，他更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1894年—1919年为国际帝国主义发展至总危机和国内革命发展至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1919年—1949年为国际帝国主义发展至法西斯主义和国内革命发展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在后一时期中，他还以1935年一二九运动为界，作出更细致的阶段划分：1919年—1935年为国际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发轫，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发展至土地革命进而向抗日战争转变的时期；1935年—1949年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到冷战对峙和国内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时期。<sup>①</sup>

与同时期的革命史著相比，吴玉章对中国革命史阶段的上述划分遵循的是两条线索：一是把中国革命纳入世界革命进程，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为依据，将国际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表现形态以及它们对中国侵略的具体体现作为分期的重要参照；二是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把握中国革命的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双重性质，以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和革命基本问题的论述为依据，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力量和斗争形式的演变作为分期的重要标准。上述见解显示吴玉章分析历史的国际视野与主体意识。

吴玉章进而讨论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性质、线索和关节点。他从世界革命、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的三重纬度出发，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解放与民主的革命斗争，以“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斗争史”“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斗争史”和“帝国主义为首的反革命势力与社会主义为首的革命势力的斗争史”勾勒中国革命的主要线索，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一条主线”和“两个过程”理论的继承充实和在革命史研究中的具体应用。<sup>②</sup>同时，他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从中归纳出中国革命的九个“紧要阶段”，即“中日战争后救国运动时期”“戊戌变法时期”“义和团运动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时期”“大革命即北伐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sup>③</sup>如果说毛泽东概括的“八大事件”和胡绳在新中国初期提出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潮”奠定中国近代革命史叙事的典范，那么吴玉章在此提出的“九个紧要阶段”紧扣历史发展的重大节点，是对中国现代革命史叙事的接续探索。从整个20世纪的长时段、世界革命的宽视野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多维度概括中国革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吴玉章无疑走在时代前列。有学者因此将吴玉章的《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称为“一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最早的系统性的中国革命史专论”<sup>④</sup>，凸显其对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开创性作用。

吴玉章更是身体力行，利用亲历者和研究者的独特身份，开辟辛亥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园地。吴玉章的人生经历，中共中央称为“近几十年里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的缩影”<sup>⑤</sup>，范文澜称为“一部非常丰富的中国近现代革命史”<sup>⑥</sup>。基于历史当事人的责任，他重视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价值，不仅号召历史研究者要关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更以身作则将自身的革命经历以史论、口述、回忆录的形式记载发表。这些著述不仅具有披露史料、呈现细节、澄清史实之力，更提出一些观点深刻、影响深远的论断。例如，《论辛亥革命》《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等为辛亥革命研究

①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170页—17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②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170页、17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③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177页—17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④ 王学典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下册，975页，商务印书馆，2014。

⑤ 《中共中央祝贺吴玉章同志六十大寿》，载《新中华报》，1940-01-17。

⑥ 转引自彭明：《彭明文存》，9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开辟道路；《八一革命》《六十自述》《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回忆赵世炎同志》《回忆林伯渠同志》等为研究中共党史事件和人物提供珍稀史料。特别是1961年他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而撰写的《论辛亥革命》一文，多面地揭示该时期中国社会各力量的历史群像和演进脉络，精辟分析辛亥革命的背景、意义和经验教训等重大问题，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辛亥革命的奠基之作”<sup>①</sup>。

强烈的理论方法意识是吴玉章中国革命史著述的鲜明特点。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和思想武器，更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根本遵循，就研究目的而言，是巩固对毛泽东思想、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信心。<sup>②</sup>具体到研究方法论，吴玉章格外注重三点：一是用国际视野观察中国革命，即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重要场所”，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二是紧扣历史节点，以九个“紧要阶段”作为观察中国革命历史演进的线索；三是主张研究基本问题，列出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政党问题、社会经济问题、国家政权问题和军队问题，解答中国革命的根本道理。<sup>③</sup>

“革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主调，也是吴玉章研究历史的目的所在。基于从历史寻求现实答案的要求，吴玉章从事革命斗争的同时，将研究目光转向中国历史。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事业所需，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播种、发芽、成长、开花、结果而努力。他的史学耕耘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知识累积，其贡献“不亚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理论问题的总结及范文澜、华岗、胡绳研究中国近代史、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开拓之功”。<sup>④</sup>

### 三、吴玉章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教育的探索

吴玉章是一位热心于历史教育的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富有声望的革命家、教育家、史学家，他担任新史学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史学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在指导历史研究、办学治校的教育实践中，围绕进行什么样的历史教育、怎样进行历史教育这一根本问题，形成历史教育思想，指导历史学科建设，培养史学专门人才，推动新中国历史教育事业革故鼎新。

吴玉章的历史教育思想主要是倡议新历史观，探讨历史教育的性质与功能、形式与方法。以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为指导，是新旧历史观的根本之别。1949年7月新史学研究会成立，就把“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作为宗旨<sup>⑤</sup>，从而揭开新中国历史教育转型的帷幕。到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成立时，郭沫若提出中国史学界的“六个转向”，吴玉章所作《历史研究工作的方向》的报告则对史学工作者提出“四个要求”，即坚持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注重现实问题、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反对党八股的工作作风，从而具体规定了历史教育的内容和方向。<sup>⑥</sup>为此，他主张历史教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强调“没有马克思主义便没有科学的历史，要想掌握历史科学必须首先掌握马克思主义”<sup>⑦</sup>。就历史教育的性质与功能而言，他认为“历史是启发爱国心的一门科学”，历史教育要注重科学性、政治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指出“历史教育是面

① 李文海、卢铁城、隗瀛涛主编：《爱国重教求真务实——纪念吴玉章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34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

②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175-17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③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176页-19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④ 张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75页，人民出版社，2009。

⑤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载《人民日报》，1949-07-02；《史学会分组讨论历史问题》，载《光明日报》，1951-06-16。

⑥ 《中国史学会昨在京举行成立大会 郭沫若任主席并讲述今后史学的新方向》，载《光明日报》，1951-07-29。

⑦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5卷，26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向现在而不是面向过去，一切为学术而学术、为历史而历史的观点和作法都是错误的”。<sup>①</sup> 他特别重视改进历史教育的形式与方法，主张发挥历史纪念活动的作用，认为“利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周年纪念来进行学术活动，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重视当事人撰写口述回忆的教育功能，如号召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大家来写校史”，认为这是“让青年一代了解过去、对比现在、展望将来的好教材”。<sup>②</sup> 特别地，他主张历史书写要兼具史学性与文学性、学术性与通俗性，号召新中国的史学家继承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在风格上“力求使我们的历史著作不但有丰富的材料，卓越的思想，而且写来有声有色，从内容到形式都很精美”；在内容上点面结合，既要把握连续性、展现历史全貌，也要重视个别、突出重点；在体裁上要因材施教，既要创作观点多元、史料翔实、结构丰满的历史教材和学术著述，也要照顾初学者编撰直书观点、语言通俗、结构简明的历史读物。<sup>③</sup> 这些学术思想对历史教学实践、教材编撰、知识普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吴玉章在长期的革命生涯特别是办学治校的过程中，践行历史教育理念，推动新中国历史学科建设。他自觉把唯物史观贯穿到历史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中，1930年—1936年在苏联工作期间，曾为留苏干部讲授中国历史和革命问题，编撰《中国历史教程》《中国历史大纲》等教材。1948年担任华北大学校长后，他将马列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史纳入干部教育课程，亲自讲授中国革命史，撰写《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等教材；为推动历史研究的专业化，设置史地系和社会科学系，开设中国通史和社会科学类课程，培养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专业人才；成立中国历史研究室，在教学之余负责历史研究和教材编写，为新中国历史学科建设和教学工作作出先行探索。<sup>④</sup> 1950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后，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放区历史教育经验与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实际相结合，相继设置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历史系、中共党史系、中国历史研究所等教研机构，以此为依托设置学科专业、开设课程、编写教材与培养人才。面对史学界在中国古史分期等问题上学派分立的局面，吴玉章主张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坚持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方针，鼓励各种观点的自由讨论，还邀请范文澜、翦伯赞等来校讲授古史分期的学术主张<sup>⑤</sup>；针对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兴未艾，不仅结合自身革命经历多次为高校师生开设中国革命史讲座，如1954年4月向北京各高校教授学习中国现代革命史第3单元“从党的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作有关历史情况的报告<sup>⑥</sup>，而且著书立说，为中国革命史教学研究开疆扩土。在吴玉章指导下，中国人民大学初步形成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教研室、研究所、学系为建制，以何干之、尚钺、李新、胡华、戴逸、彭明、李文海等老中青教师为骨干，在历史时段上涵盖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在内的历史学学科体系，为新中国历史教育的起步和发展探索新路。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科的建设为典型范例，伴随高校教学改革、院系调整与思想改造的完成，马克思主义进大学、进课堂、进教材，历史教育逐渐实现以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大学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重塑，包括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在内的“新史学”被纳入高校历史系通史课与政治理论必修课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进入历史学科的重要成果。

吴玉章重视新中国历史学教研队伍建设，热情指导和悉心培养历史学者，为历史教育储备青年

①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26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5卷，26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②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5卷，253页、39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③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5卷，25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17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6卷，17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④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186页-19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⑤ 彭明：《彭明文存》，11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⑥ 中共北京市委高校党委办公室：《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中国现代革命史第三单元〈从党的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情况》（1954年4月13日），北京市档案馆藏：001—022—00112。

人才。早在延安时期，吴玉章曾指导范文澜、吴亮平等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审阅修改许立群的《中国史话》并为其作序。<sup>①</sup>担任华北大学校长期间，他让青年教员胡华主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课程，任命尚钺、何干之为史地系、社会科学系主任，任命范文澜、刘大年主管中国历史研究室。<sup>②</sup>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前后，他字斟句酌、亲自审阅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与座谈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指导彭明等青年教员的研究著述；选任术有专长的何干之、尚钺、尹达、李新、胡华等负责历史学科相关教研室、研究所、学系的管理工作；有意识地引导李新、胡华等人协助自己撰写辛亥革命回忆录，选用戴逸担任其学术秘书并讲授革命经历和治学经验。<sup>③</sup>在吴玉章的指导和提携下，这些史学人才后来多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华民国史、清史等专门学科的开创者，中国人民大学初步形成一支马克思主义史学教研队伍，成为新中国历史学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力量。

#### 四、吴玉章的史学思想遗产与知识体系建构启示

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是一项艰巨且长期的系统工程，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述活动和学术建树，无疑具有历史性的奠基之力。当吴玉章在苏联开始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并写出《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中国历史教程》《中国历史大纲》等史学著述时，他已然是一位经受辛亥革命和大革命浪潮的洗礼并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革命家。革命家与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使吴玉章具有为中国革命而研究历史的使命感。他坚持唯物史观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研究讲授中国历史和革命问题，同时致力于用历史规律和经验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中国革命伟业的历史必然，“并不是作为职业的历史学家，而是在历史中寻找革命实践问题答案的革命者”<sup>④</sup>。恰是这种革命活动与历史研究的内在联结，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的鲜明特征<sup>⑤</sup>。这不仅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正当性提供学术论证，也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建构奠定理论基础。无疑，吴玉章为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榛辟莽、前驱先路，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追求，一代学者有一代学者的时代局限。建构历史学知识体系，不能脱离史学史研究的实践。囿于历史与时代的条件所限，吴玉章的史学研究难以避免地存在一定局限性，其研究得出的一些结论亦有可商榷之处。然而，任何一门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都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学者造就的学术史的累积。局限性并不能遮盖吴玉章史学思想遗产的当代价值。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而言，吴玉章的史学理论阐发、史学领域拓展和史学教育实践蕴含着丰富的知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

首先，以唯物史观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为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理论指导。信奉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科学，是吴玉章史学思想的最大遗产。吴玉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人民性，自觉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分析和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注重理论教育与历史教育相结合，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构建。历史和现实均表明：唯物史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根本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得以崛起并确立主流地位的最显著优势。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首要任务和关键之举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

① 许立群：《中国史话》，146页，文华出版社，1948年。

②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186页-19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③ 彭明：《彭明文存》，8页-12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④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3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⑤ 参见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1页-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成果作为最核心的知识资源和理论遵循，发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的引领作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时代化研究阐释，集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体系化知识，构建专业化、系统化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体现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特质的历史知识图谱。

其次，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践行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学科使命，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建构注入内生动力。从中国出发研究中国历史问题，进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是吴玉章史学思想的重要遗产。吴玉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开放性，不仅从中华文明、中国实践出发研究历史问题、发抒个人见解，强调历史研究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把“事实确实，立论公平”作为检验历史著述的标准，而且将立足实践、服务现实作为历史教育的价值取向，强调历史是“启发爱国心的一门科学”，注重发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资政育人功能。<sup>①</sup>在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就要以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原创性、民族性、时代性为根本要求，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以中华文明为历史之轴，以中国共产党之治为现实之维，着力推进史源拓展、事实发现、理论建构、话语表达与国际传播，归纳提炼出中国历史学的原创性概念范畴、原生性理论原理与独特性研究范式，进而以中国之理阐释中国之学，以历史之学建构当代之学，最终以中国之治检验中国之路。

再者，以发展历史教育助力新中国史学革故鼎新，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建构奠定学科根基。历史教育在吴玉章史学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历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一环。吴玉章围绕进行什么样的历史教育、怎样进行历史教育这一根本问题，倡导新历史观，探讨历史教育的一系列问题，充分体现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对于今天在历史学知识体系建构中坚持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具有重要启示。特别是他推动新中国历史学的教学体系、课程体系、学科建制和人才培养体系所作出的努力，不仅夯实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学科根基，而且有助于推进新时代历史学以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根本，构建适应党和国家战略需求、支撑知识创新的学科体系，构建有效提升资政育人服务水平的学术体系，构建融通中外、开放自信的话语体系，构建担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重任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 Wu Yuzhang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Knowledge System

GENG huamin , LIU gaoyuan

School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and Party Build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arxist historians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Wu Yuzhang not only witnessed the rise and mainstream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ield, but also made a pioneering explor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knowledge system: He expounded the historiography theory with the historical view as the core, which provided ideological factors and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knowledge system; He studied Chinese history unde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articipated in the debate on social issues in China and builded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which expanded the research field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He pro-

<sup>①</sup>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 5 卷，255 页、268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posed a new view of history, explored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forms and methods of history education, guide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discipline, cultivated history professionals, which promoted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history education. Wu Yuzhang's academic writings and academic thoughts provide rich ideological heritage for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building China's independent historical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Wu Yuzhang; China's independent historiography knowledge system; Marxist historiography